

那一年暑假,我中考放假在家无聊,且对考上高中毫无把握,就开始寻思着读书之外的路。

作为一名赣中地区的乡村少年,所谓读书之外的路,不外乎是学一门手艺,做一名手艺人。

赣中地区的手艺不少,比较普遍的是泥瓦匠、木匠、篾匠、剃头匠、杀猪匠。

泥瓦匠要忍受风吹日晒,木匠要使大力,剃头老要站着,杀猪更是力气活。做篾匠不太费力,风吹不着雨淋不着,而且吃喝不愁,伙食是差不了的,村里的篾匠每出门一段时间,回来必皮毛光彩。而且,我有一个堂叔,因为做篾竟然带回来一个漂亮的、满口异乡方言的女人,整个村子都轰动了。

正碰上有个篾匠师傅正愁着找不到徒弟,我就向他毛遂自荐。他迟疑了一会儿,最终带上了我。

师傅之所以迟疑,那是因为他与我关系不一般。直说了吧,他是我父亲。

父亲的篾匠活做得好。他做的篾席子,七年八年不会坏,他做的竹床,别的篾匠师傅可能早散架了,他的呢,依然铁箍一样结实。他打的簸箕、箩筐、晒垫,都经久耐用,而且美观。凭着这手艺,父亲成了远近闻名的篾匠大师傅,手下有不少徒弟。许多徒弟出师之后还跟着他,靠着他的事主(就是客户)资源生活。

那是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,我们一行五人——我和父亲,父亲的两个当上了师傅的大徒弟孔狗子和刘猪仔,还有一个是猪仔的徒弟——从家乡出发,在三里路远的西沙埠码头过赣江的趸船上拦到了一辆拖拉机。听着咣当咣当的车响,看着月光下丘陵阴影重重如野兽奔腾,我们向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、田地资源丰富

的赣江以东奔去。

从赣江以西的我们村

到目的地赣江以东的双村也就三十多里地,我们在一个镇上下了车,然后徒步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。我们的到来,引起了村民们的一阵骚动,看得出父亲他们在这里的人缘不错。父亲与人们

师父

江子

谈天说地,说农药化肥,说庄稼耕作,间或说几句当地方言,完全是一副精明能干、热情活泛的样子,与在家乡的笨嘴拙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,让我十分吃惊。

有人看到陌生的我,问父亲是否新带的小徒弟。父亲点了头,算是默认。我们中其他人都心照不宣,没有将我和父亲的真正关系说破。

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开始上工。我开始了真正的篾徒的生活。

我们的活计都由父亲上门与人沟通,然后根据活的多少难易安排时间与人员。

父亲跟他的两个大徒弟根据手艺特长互有分工。比如孔狗子织晒垫或凉席技术要好,他就经常被安排织晒垫、凉席。刘猪仔做箩筐簸箕水平要高一些,他就主要负责箩筐簸箕团箕的活计。父亲把总,或者是挑最难的活儿,比如做竹床、竹椅。

竹器的原材料是竹子,竹子剖开后形成竹片,竹片分青黄两层,师傅们要根据需要将青黄两层分解成织造竹器的篾片。十米长的竹子,就要分解成若干跟十米长的篾片。要让这些篾片变得光滑,除了

师傅手中的篾刀和夹着篾片的篾条(相当于木匠手里让木头变得光滑的刨子),还要徒弟们往返拉篾。篾匠这一行最常见的场景,就是师傅坐着刮篾,后面一个小徒儿拉着十几

米的篾片来回跑。

我每天到一个新的主人家,先等着师傅把竹子破开,然后来回跑着拉篾,一两个小时下来,常常累得浑身是汗。

拉完篾,师傅们忙着干织造的大活儿,我就或蹲或坐,对着破了的晒垫、席子、箩筐,用新的篾片,修补着上面的破绽。

老实说开始的几天,我的感觉是新奇的,想想自己很可能一辈子就干这个,我不免对手中的工作有了仪式感。我每天极其认真地拉篾,修补,缠着师傅们教我篾匠行当的江湖行话。那是一些在别人的屋檐下不想让在现场的主人听明白的话,既神秘又有趣。

为了让自己很快地像一个篾徒,我煞有介事地学着师傅们的口吻粗野地说话,还学着喝上了酒。我大大咧咧痞里痞气的样子,让师傅们直摇头。中餐与晚餐,我都与师傅们一起喝一点主人准备的米酒。喝酒开始我会有一点晕,但过了几天就习惯了。

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多多久,我开始有了深深的厌倦。

——我是父亲的儿子的消息不知怎么被当地人知道了。父亲因此受到当地人的揶揄。是呀,在人们的观念里,父亲做篾,儿子也做篾,这个家庭,还有多少奔头呢。

我想父亲一定十分恼怒。因为我看着他手艺间隙抽口烟时,眉头比以前皱得更厉害了,对我更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。

而我依然吊儿郎当。我何必去看他的脸色呢。

可父亲终于忍不住了。那次我们五人全在一家人上工。我拉完篾后去修补一个破了角的箩筐。那其实是有难度的活计,用于修补的篾片从箩筐角的这个面出来,必须在另一个面找到对应的路径。

是在相互交流日间在外觅食时之见闻。先生听了乌鸦的叫声,有点嫌烦,遂拿起打学生用的板子,向桌面猛拍两下。学生们一吓,立刻张开嘴巴,嚎嗓子——大声读书了。先生见景有感,就吟了一首诗。

诗曰:
一阵乌鸦吵晚风,诸徒齐声嚎喉咙。
千字文完翻策略,百家姓毕理神童。
就中有个超群者,一日三行读大、中、

吴淞美食的,还有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,厨师和食客。

厨师大多是饭店的股东或者老板,这是饭店成功的关键。这里,饭店的厨师除宝山吴淞本地人外,另一个地方就是扬州。

美食吴淞

吴建国

于厨师是重要的,这是味蕾养成的地方。扬州是淮扬菜的中心,和长江南岸的无锡苏州比,少了一些甜,这样更容易被吴淞以船家为主体的食客接受。本地厨师和扬州厨师的有机结合,融合创造了吴淞的美味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是厨师培养了食客,同

今年春节前,往西安雁塔区给一位作者朋友寄快递,因为突发疫情,她在家已经被封一个月了。去南京东路第一食品商店,往购物车里装丹麦曲奇、肉松、咖啡、萨其马、苔条饼,打包快递。快递员不收,言疫情区所有物资不让送。大纸箱在春节之后终于快递出去,那时,朋友也已解封去上班了。她收到来自上海快递的一刻,我俩都挺激动。

4月里,轮到她焦急,要给我送快递了。“被封啦!跟你以前一样,不方便送。有东西呢!别担心!”

“你们怎么样?东西能快递给你吗?”“需要什么,你说!寄给你!”“上海现在的供应能跟得上吗?心情要乐观呀!”——北方与南方的友人,不断发来关心的微信,什么东西准备要寄出,最需要什么。以“不麻烦别人”为做人信条而著称的上海



蒲汇塘鹭影

王跃进 摄

我手中的篾片一再躊躇,然后自以为是地插入了一个错误的轨道之中。一片篾片错了就满盘错,最终这个箩筐的角被我补得漏洞百出。父亲远远地发现了我的错误(我怀疑他一直在偷偷看着我),开始骂骂咧咧,最后火气越来越大,大声历数我的种种不是,我的倔劲儿上来了。我也忍了好久呢。我把箩筐掷在一旁,说我不干了。父亲更气了。他手上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大,口里骂着:“你现在就滚!”

我毫不分说起身丢下工具就往外走。我的泪水流了下来。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的泪水我开始奔跑。然后我听到了后面的喊声。”你回来。不要跑!我们过两天再回!”那是我的师傅,也是我的父亲。他的声音已经远不是刚才的暴跳如雷,而是虚弱得

你若安好

南妮

人,为热情所感动、被关怀所震动的心,是跟全国人民没什么两样的。曾经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,家居逼仄却西装笔挺的上海人,里外分得很清,让人以为物质富裕生活优越只是一种光荣,内里可以吃苦可以尴尬。体面情面场面,文化不是铺张喧嚣,文化是克制淡定。如今,一二线城市、二三线城市,生活水准差别性不大,差别性大的是个人素质。而这个,全世界都一样。封城之月,敬老爱幼,助弱扶病——上海人

爆发魔都最淳朴最厚道的人性,上海应该以它优秀的人民为骄傲。浙江桐庐的作协副主席红娟,

文学活动中只见过两面,看她手机上在晒老父亲农村自家菜园里种的土豆,随口说,女儿最喜欢吃浙江的小土豆,她立马快递一大袋子她父亲种的土豆。红娟并不知道我现在家里当作宝物一样存着的两袋黄花草菜干、三袋桐庐青笋干、半包粉丝,还是两年前她寄给我的。

“你若安好,便是晴天。”——北方与南方的朋友,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。

如果你看到上海人有些矜持,请相信他其实很热血。如果你看到上海人总是淡定,请相信他不愿意让你为他担心。

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,也是全国人民的上海,这是至理名言。因为上海人的血液里,流着山东的、湖北的、江苏的、浙江的、黑龙江的等各个宝地的血液……

从微信圈里看到92岁的赵焕章导演坐在轮椅上,在早餐店里吃油条、喝豆浆的视频,令我想起了与他一起拍电视剧的往事。

1990年春,我刚调入市公安局政治部宣教处,傅上处长便交给我一个写稿任务,去采访徐汇区交通队吴国兴的事迹,他刚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。采访下来有点失望,一是交警警的故事太平凡,没有刑警那样富有传奇色彩;二是吴国兴是个老实人,不善言辞,问一句答一句,每天站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,也没有什么生动的故事。好在交通队指导员找来了几位老吴的同事,才七拼八凑地挖出了一些料。经过思考,我选择从其平凡角度切入,突出平凡是金,默默闪光。结果稿件不仅《上海组织人事报》上发了整版,还被市委宣传部定为电视剧人物扩大宣传。

拍交警警主要是在马路上,要交警配合封锁交通。上影厂制片人找到傅处长,请求协助。傅处长不但爽快应允,还派我协助剧组拍摄。

电视剧在吴国兴站岗的淮海中路、陕西南路口拍摄。没想到导演是大名鼎鼎的赵焕章,他不仅获得过百花奖和金鸡奖,而且也是上海市劳动模范。赵导与老吴颇为相似,人高马大,一脸憨厚,谦虚低调。他风格也像老吴一样踏实认真。老吴从没有上过镜,拍摄时紧张刻板,赵导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不要紧张,像平时一样放松指挥。一遍不行,再来一遍,越是重拍,老吴越是紧张。赵导耐心安慰,从不埋怨。最后赵导对老吴说:“今天上午不拍摄了,你放松指挥交通吧。”

老吴听说不拍摄了,便放松了下来。他站在十字街头,像个乐队指挥,手势潇洒有力,表情自然放松,纠正违章,标准敬礼。赵导悄悄地请摄影师全程偷拍了下来,回放时赵导高兴地对着老吴说:“你看多好,是个好演员。”

吃饭饭时,我与赵导聊天,我告诉他:“我父亲是山东人,他很喜欢你导演的《喜盈门》,当看到媳妇吃水饺被老人撞见,紧张地将水饺扔在地上,并踩在脚下掩盖时,父亲热泪盈眶。”赵导笑着说:“我也是山东农村来的,所以我熟悉农村的生活。”我又告诉赵导:“我是个退伍军人,看了你导演的《咱们的退伍兵》感到特别亲切,心里共鸣。”

赵导听说我是山东人,又是退伍兵,彼此关系亲近了许多。电视剧需要一位与老吴搭档的交警,赵导提议让我出境。我吓得赶紧拒绝:“赵导,我没当过交警,更没上过镜头,你别为难我。”

赵导笑着说:“小李,你就像平时一样敬礼和说话,老吴那么老实的人也能上镜,你这么灵活的小伙子肯定能行,你放心地出境吧。”

翌日清晨,我换上崭新的橄榄绿制服来到拍摄的路口,服装设计师小张见了,笑说:“你看老吴的警服日晒雨淋都泛白了,你的制服又新又挺,一看你就是个老爷兵。不过你穿西装和夹克,都不如穿制服好看。”赵导鼓励我说:“小张可是获得过服装金鸡奖的人,她很有眼光,你上镜一定很帅。”

根据赵导的安排,我背了一下台词,心情忐忑地来到岗亭边,对着老吴敬了礼,一本正经地说:“师父,你老婆来电说,请你下班后到菜场买点竹笋,丈母娘要来,准备烧腌鲜笋。”拍完看回放,赵导说:“小伙子你太紧张了,就像与我聊天一样,放松!”

副导演举着牌子喊着口令:“三二一,开始!”我又表演了一遍。这一回,赵导对我竖起大拇指:“OK!”偷拍之后,老吴便进入了角色。日晒雨淋,纠正违章,帮困行人等拍摄颇为顺利,30分钟的片子,赵导花了一个月才杀青。

剧组解散不久,我去北京叔叔家,他们一家人都说在电视里看到我当演员了。

教书先生 寒漫思

以前有位教书先生,教八个十个小蒙童,有的读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,有的读《鉴略》《神童诗》,其中有一位超群者,一天三行读《大学》,读完《大学》读《中庸》。

有一天,快要放晚学的时候,一群日间在外觅食的乌鸦飞回来了。众乌鸦停在树头上呱呱、哇哇地乱叫,哦,不是乱叫,它们

吴淞地处长江口南岸,蕰藻浜和黄浦江从她的身边注入长江。这里被称为重洋门户,七省锁钥。唐宋时期开始,一个淤积浅滩上的小渔村,到清朝乾隆年间,已经是“十家三酒店,一日两潮鲜”的鱼货市场。清代本地诗人周兆渔有诗:“佑帆相次泊斜曛,人语潮声入店门。一路腥风吹未散,鲳鱼初上又河豚。”

这是那时候吴淞的景象。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,老街两侧都是店铺,最有特色的是饭店,有合兴馆、淞杨楼、班溪饭店、清真饭店等。每一家饭店,都有拿手的菜肴,每一道菜都做得入味可口。其中,合兴馆的红烧鮰鱼

最盛名,世界各地的

美食